

作品集

金庸

傲
天
江
湖

肆

金庸作品集

笑傲

江湖

31

肆

广州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笑傲江湖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2. 11

ISBN 7-80655-339-8

I. 笑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1538 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1-180 号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敬告读者

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本等非法行为,保护读者的正当权益,我社为本书引进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全部作品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都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询产品真伪。

1. 请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,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#键结束。
2. 使用全球通手机请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往18183150即可。
3. 网上查询 www.macs.com.cn。
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門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门举报,或与广州出版社联系。

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

邮编: 510121

电话: 020-83780265、83781097(白天) 13570022400(全天)

传真: 020-83780167

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,将获得广州出版社的重奖。谢谢读者对广州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。



东方不败扑
到杨莲亭身旁，
把他抱起，轻轻放
在床上，给他除了鞋
袜，拉过绣被盖在身上，
便似妻子服侍丈夫一般。



目
录

三十一	绣花	1043
三十二	并派	1069
三十三	比剑	1107
三十四	夺帅	1139
三十五	复仇	1161
三十六	伤逝	1213
三十七	迫娶	1249
三十八	聚歼	1285
三十九	拒盟	1325
四十	曲谐	1357
后	记	1387



东方不败扑
到杨莲亭身旁，
把他抱起，轻轻放
在床上，给他除了鞋
袜，拉过绣被盖在身上，
便似妻子服侍丈夫一般。



三十一 绣花

杨莲亭冷冷地道：“童百熊，在这成德堂上，怎容得你大呼小叫？见了教主，为什么不跪下？胆敢不称颂教主的文武圣德？”

童百熊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和东方兄弟交朋友之时，哪里有你这小子了？当年我和东方兄弟出生入死，共历患难，你这乳臭小子生也没生下来，怎轮得到你来和我说话？”

令狐冲侧过头去，此刻看得清楚，但见他白发披散，银髯戟张，脸上肌肉牵动，圆睁双眼，脸上鲜血已然凝结，神情甚是可怖。他双手双足都铐在铁铐之中，拖着极长的铁链，说到愤怒处，双手摆动，铁链发出铮铮之声。

任我行本来跪着不动，一听到铁链之声，在西湖底被囚的种种苦况突然间涌上心头，再也克制不住，身子颤动，便欲发难，却听得杨莲亭道：“在教主面前胆敢如此无礼，委实狂妄已极。你暗中和反教大叛徒任我行勾结，可知罪吗？”

童百熊道：“任教主是本教前任教主，身患不治重症，退休隐居，这才将教务交到东方兄弟手中，怎说得上是反教大叛徒？东方兄弟，你明明白白说一句，任教主怎么反叛，怎么背叛本教了？”

杨莲亭道：“任我行疾病治愈之后，便应回归本教，可是他却去少林寺中，和少林、武当、嵩山诸派的掌门人勾搭，那不是反教谋叛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不前来参见教主，恭聆教主的指示？”

童百熊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任教主是东方兄弟的旧上司，武功见

识，未必在东方兄弟之下。东方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杨莲亭大声喝道：“别在这里倚老卖老了。教主待属下兄弟宽厚，不来跟你一般见识。你若深自忏悔，明日在总坛之中，向众兄弟说明自己的胡作非为，保证今后痛改前非，对教主尽忠，教主或许还可网开一面，饶你不死。否则的话，后果如何，你自己也知道。”

童百熊笑道：“姓童的年近八十，早已活得不耐烦了，还怕什么后果？”杨莲亭喝道：“带人来！”紫衫侍者应道：“是！”只听得铁链声响，押了十余人上殿，有男有女，还有几个儿童。

童百熊一见到这千人进来，登时脸色大变，提气暴喝：“杨莲亭，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，你拿我的子孙来干什么？”他这一声呼喝，直震得各人耳鼓中嗡嗡作响。

令狐冲见居中而坐的东方不败身子震了一震，心想：“这人良心未曾尽泯，见童百熊如此情急，不免心动。”

杨莲亭笑道：“教主宝训第三条是什么？你读来听听！”童百熊重重“呸”了一声，并不答话。杨莲亭道：“童家各人听了，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，念出来听听。”

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：“文成武德、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：‘对敌须狠，斩草除根，男女老幼，不留一人。’”杨莲亭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小娃娃，十条教主宝训，你都背得出吗？”那男孩道：“都背得出。一天不读教主宝训，就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读了教主宝训，练武有长进，打仗有气力。”杨莲亭笑道：“很对，这话是谁教你的？”那男孩道：“爸爸教的。”杨莲亭指着童百熊道：“他是谁？”那男孩道：“是爷爷。”杨莲亭道：“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，不听教主的话，反而背叛教主，你说怎么样？”那男孩道：“爷爷不对。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，听教主的话。”

杨莲亭向童百熊道：“你孙儿只是个十岁娃娃，尚且明白道理。你这把年纪，怎地反而糊涂了？”童百熊道：“我只跟姓任的、姓向的二人说过一阵子话。他们要我背叛教主，我可没答允。童百熊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决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。”他见到全家十余口

长幼全被拿来，口气不由得软了下来。

杨莲亭道：“你倘若早这么说，也不用这么麻烦了。现下你知错了吗？”童百熊道：“我没有错。我没叛教，更没背叛教主。”

杨莲亭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既不肯认错，我可救不得你了。左右，将他家属带下去，从今天起，不得给他们吃一粒米，喝一口水。”几名紫衫侍者应道：“是！”押了十余人便行。童百熊叫道：“且慢！”向杨莲亭道：“好，我认错便是。是我错了，恳求教主网开一面。”虽然认错，眼中如欲喷出火来。杨莲亭冷笑道：“刚才你说什么来？你说什么和教主共历患难之时，我生都没生下来，是不是？”童百熊忍气吞声，道：“是我错了。”杨莲亭道：“是你错了？这么说一句话，那可容易得紧啊。你在教主之前，为何不跪？”

童百熊道：“我和教主当年是八拜之交，数十年来，向来平起平坐。”他突然提高嗓子说道：“东方兄弟，你眼见老哥哥受尽折磨，怎地不开口，不说一句话？你要老哥哥下跪于你，那容易得很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老哥哥便为你死了，也不皱一皱眉。”

东方不败坐着一动不动。一时大殿之中寂静无声，人人都望着东方不败，等他开口。可是隔了良久，他始终没出声。

童百熊叫道：“东方兄弟，这几年来，我要见你一面也难。你隐居起来，苦练《葵花宝典》，可知不知道教中故旧星散，大祸便在眉睫吗？”东方不败仍是默不作声。童百熊道：“你杀我不打紧，折磨我不打紧，可是将一个威震江湖数百年的日月神教毁了，那可成了千古罪人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是练功走了火，不会说话了，是不是？”

杨莲亭喝道：“胡说！跪下了！”两名紫衫侍者齐声吆喝，飞脚往童百熊膝弯里踢去。只听得砰砰两声响，两名紫衫侍者腿骨骨折，摔了出去，口中狂喷鲜血。

童百熊叫道：“东方兄弟，我要听你亲口说一句话，死也甘心。三年多来你不出声，教中兄弟都已动疑。”杨莲亭怒道：“动什么疑？”童百熊大声道：“疑心教主遭人暗算，给服了哑药。为什么他

不说话？为什么他不说话？”杨莲亭冷笑道：“教主金口，岂为你这等反教叛徒轻开？左右，将他带了下去！”八名紫衫侍者应声而上。

童百熊大呼：“东方兄弟，我要瞧瞧你，是谁害得你不能说话？”双手舞动，铁链挥起，双足拖着铁链，便向东方不败抢去。

八名紫衫侍者见他神威凛凛，不敢逼进。杨莲亭大叫：“拿住他，拿住他！”殿下武士只在门口高声呐喊，不敢上殿。教中立有严规，教众若是携带兵刃踏入成德殿一步，那是十恶不赦的死罪。东方不败站起身来，便欲转入后殿。

童百熊叫道：“东方兄弟，别走！”加快脚步。他双足给铁镣系住，行走不快，心中一急，摔了出去。他乘势几个筋斗，跟着向前扑出，和东方不败相去已不过百尺之遥。杨莲亭大呼：“大胆叛徒，行刺教主！众武士，快上殿擒拿叛徒。”

任我行见东方不败闪避之状极为狼狈，而童百熊与他相距尚远，一时赶他不上，从怀中摸出三枚铜钱，运力于掌，向东方不败掷了过去。盈盈叫道：“动手吧！”

令狐冲一跃而起，从绷带中抽出长剑。向问天从担架的木框中抽出兵刃，分交任我行和盈盈，跟着用力一抽，担架下的绳索原来是一条软鞭。四个人展开轻功，抢将上去。

只听得东方不败“啊”的一声叫，额头上中了一枚铜钱，鲜血涔涔而下。任我行发射这三枚铜钱时和他相距甚远，掷中他额头时力道已尽，所受的只是一些肌肤轻伤。但东方不败号称武功天下第一，居然连这样的一枚铜钱也避不开，自是情理之所无。

任我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这东方不败是假货。”

向问天刷的一鞭，卷住了杨莲亭的双足，登时便将他拖倒。

东方不败掩面狂奔。令狐冲斜刺里兜过去，截住他去路，长剑一指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岂知东方不败急奔之下，竟不会收足，身子便向剑尖上撞来。令狐冲急忙缩剑，左掌轻轻拍出，东方不败仰天直摔了出去。

任我行纵身抢到，一把抓住东方不败后颈，将他提到殿口，大

声道：“众人听着，这家伙假冒东方不败，祸乱我日月神教，大家看清了他的嘴脸。”但见这人五官相貌，和东方不败实在十分相似，只是此刻神色惶急，和东方不败平素那泰然自若、胸有成竹的神态，却有天壤之别。众武士面面相觑，都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任我行大声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不好好说，我把你脑袋砸得稀烂。”那人只吓得全身发抖，颤声说道：“小……小……人……人……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”

向问天已点了杨莲亭数处穴道，将他拉到殿口，喝道：“这人到底叫什么名字？”杨莲亭昂然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来问我？我认得你是反教叛徒向问天。日月神教早将你革逐出教，你凭什么重回黑木崖来？”

向问天冷笑道：“我上黑木崖来，便是为了收拾你这奸徒！”右掌一起，咯的一声，将他左腿小腿骨斩断了。岂知杨莲亭武功平平，为人居然极是硬朗，喝道：“你有种便将我杀了，这等折磨老子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向问天笑道：“有这等便宜的事？”手起掌落，咯的一声响，又将他右腿小腿骨斩断，左手一桩，将他顿在地下。

杨莲亭双足着地，小腿上的断骨戳将上来，剧痛可想而知，可是他竟然哼也不哼一声。

向问天大拇指一翘，赞道：“好汉子！我不再折磨你便了。”在那假东方不败肚子上轻轻一拳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“啊”的大叫，说道：“小……小……人……名……名叫……包……包……包……”向问天道：“你姓包，是不是？”那人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包……包……包……”结结巴巴的半天，也没说出叫包什么名字。众人随即闻到一阵臭气，只见他裤管下有水流出，原来是吓得尿尿直流。

任我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去找东方不败要紧！”提起那姓包汉子，大声道：“你们大家都瞧见了，此人冒充东方不败，扰乱我教。咱们这就要去查明真相。我是你们的真正教主任我行，你们认不认得？”

众武士均是二十来岁的青年，从未见过他，自是不识。自东方不败接任教主，手下亲信揣摩到他心意，相诫不提前任教主之事，因此这些武士连任我行的名字也没听说过，倒似日月神教创教数百年，自古至今便是东方不败当教主一般。众武士面面相觑，不敢接话。

上官云大喊道：“东方不败多半早给杨莲亭他们害死了。这位任教主，便是本教教主。自今而后，大伙儿须得尽忠于任教主。”说着便向任我行跪下，说道：“属下参见任教主，教主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！”

众武士认得上官云是本教职位极高的大人物，见他向任我行参拜，又见东方教主确是冒充假货，而权势显赫的杨莲亭被人折断双腿，抛在地下，更无半分反抗之力，当下便有数人向任我行跪倒，说道：“教主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！”其余众武士先后跟着跪倒。那“教主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”十字，大家每日里都说上好几遍，说来顺口纯熟之至。

任我行哈哈大笑，一时之间，志得意满，说道：“你们严守上下黑木崖的通路，任何人不得上崖下崖。”众武士齐声答应。这时向问天已呼过紫衫侍者，将童百熊的铐镣打开。

童百熊关心东方不败的安危存亡，抓起杨莲亭的后颈，喝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一定害死了我那东方兄弟，你……你……”心情激动，喉头哽咽，两行眼泪流将下来。

杨莲亭双目一闭，不去睬他。童百熊一个耳光打过去，喝道：“我那东方兄弟到底怎样了？”向问天忙叫：“下手轻些！”但已不及，童百熊只使了三成力，却已将杨莲亭打得晕了过去。童百熊拼命摇晃他身子，杨莲亭双眼翻白，便似死了一般。

任我行向一干紫衫侍者道：“有谁知道东方不败下落的，尽速禀告，重重有赏。”连问三句，无人答话。霎时之间，任我行心中一片冰凉。他困囚西湖湖底十余年，除了练功之外，便是想像脱困之后，如何折磨东方不败，天下快事，无逾于此。哪知今日来到黑木

崖上，找到的竟是个假货。显然东方不败早已不在人世，否则以他的机智武功，怎容得杨莲亭如此胡作非为，命人来冒充于他？而折磨杨莲亭和这姓包的混蛋，又有什么意味？

他向数十名散站殿周的紫衫侍者瞧去，只见有些人显得十分恐惧，有些惶惑，有些隐隐现着狡谲之色。任我行失望之余，烦躁已极，喝道：“你们这些家伙，明知东方不败是个假货，却伙同杨莲亭欺骗教下兄弟，个个罪不容诛！”身子一晃，欺将过去，啪啪啪啪四声轻响，手掌到处，四名紫衫侍者哼也不哼一声，便即毙命。其余侍者骇然惊呼，四散逃开。任我行狞笑道：“想逃！逃到哪里去？”拾起地下从童百熊身上解下来的铐镣铁链，向人丛中猛掷过去，登时血肉横飞，又有七八人毙命。任我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跟随东方不败的，一个都活不了！”盈盈见父亲举止有异，大有狂态，叫道：“爹爹！”过去牵住了他手。

忽见众侍者中走出一人，跪下说道：“启禀教主，东方教……东方不败并没有死！”任我行大喜，抢过去抓住他肩头，问道：“东方不败没死？”那人道：“是！啊！”大叫一声，晕了过去，原来任我行激动之下，用力过巨，竟捏碎了他双肩肩骨。任我行将他身子摇了几下，这人始终没有转醒。他转头向众侍者喝道：“东方不败在哪里？快些带路！迟得片刻，一个个都杀了。”

一名侍者跪下说道：“启禀教主，东方不败所居的处所十分隐秘，只有杨莲亭知道如何开启秘门。咱们把这姓杨的反教叛徒弄醒过来，他能带引教主前往。”

任我行道：“快取冷水来！”

这些紫衫侍者都是十分伶俐之徒，当即有五人飞奔出殿，却只三人回来，各自端了一盆冷水，其余两人却逃走了。三盆冷水都泼在杨莲亭头上。只见他慢慢睁开眼睛，醒了过来。

向问天道：“姓杨的，我敬重你是条硬汉，不来折磨于你。此刻黑木崖上下通路早已断绝，东方不败除非身有双翼，否则无法逃脱。你快带我们去找他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何必藏头露尾？大家爽爽

快快地做个了断，岂不痛快？”

杨莲亭冷笑道：“东方教主天下无敌，你们胆敢去送死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好，我就带你们去见他。”

向问天对上官云道：“上官兄，我二人暂且做一下轿夫，抬这家伙去见东方不败。”说着抓起杨莲亭，将他放在担架上。上官云道：“是！”和向问天二人抬起了担架。杨莲亭道：“向里面走！”

向问天和上官云抬着他在前领路。任我行、令狐冲、盈盈、童百熊四人跟随其后。

一行人走到成德殿后，经过一道长廊，到了一座花园之中，走入西首一间小石屋。杨莲亭道：“推左首墙壁。”童百熊伸手一推，那墙原来是活的，露出一扇门来。里面尚有一道铁门。杨莲亭从身边摸出一串钥匙，交给童百熊，打开了铁门，里面是一条地道。

众人从地道一路向下。地道两旁点着几盏油灯，昏灯如豆，一片阴沉沉的。任我行心想：“东方不败这厮将我关在西湖湖底，哪知道报应不爽，他自己也是身入牢笼。这条地道，比之孤山梅庄的也好不了多少。”哪知转了几个弯，前面豁然开朗，露出天光。众人突然闻到一阵花香，胸襟为之一爽。

从地道中出来，竟是置身于一个极精致的小花园中，红梅绿竹，青松翠柏，布置得极具匠心，池塘中数对鸳鸯悠游其间，池旁有四只白鹤。众人万料不到会见到这等美景，无不暗暗称奇。绕过一堆假山，一个大花圃中尽是深红和粉红的玫瑰，争芳竞艳，娇丽无俦。

盈盈侧头向令狐冲瞧去，见他脸蕴笑容，甚是喜悦，低声问：“你说这里好不好？”令狐冲微笑道：“咱们把东方不败赶跑后，我和你在这里住上几个月，你教我弹琴，那才叫快活呢。”盈盈道：“你这话可不是骗我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就怕我学不会，婆婆可别见怪。”盈盈嗤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两人观赏美景，便落了后，见向问天和上官云抬着杨莲亭已走进一间精雅的小舍，令狐冲和盈盈忙跟着进去。一进门，便闻到一